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新西遊記
第五回 講條約孫行者守舊 又麻雀豬八戒談新

且說行者在張園裡找不著豬八戒，一人只得獨自出來時，已將近黃昏，各處電燈明亮，各車上都點著各種油燈，遠遠看去，宛如星光螢火。行者心中著急道：「我又認不得路，現在天已晚了，叫我走往那裡的好？這老豬真是害死了人。」正在這般想，忽然前面聽得「頂！頂！頂！」的幾聲，又是「虎虎」的聲音來了。連忙抬頭一看，只見一間四方的房屋，四邊放著亮光，如風如電的飛跑過來。行者一見，嚇得大喊道：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這裡又出了妖怪了！」路旁的人被他這一叫，倒是一嚇，罵道：「你這賊瘋子，好好的路上有甚妖怪？這般大驚小怪的嚇人。」行者不服，指著來的東西道：「不是妖怪，如何房屋都在路上跑了？」路人一看，不覺好笑，知道行者是個外來的鄉佬兒，便也含糊的答道：「這是西方來的房屋，不但能跑，而且叫他走便走，叫他停便停，還能通人意哩。」行者道：「我不信，那有房屋能通人意的理？」那人道：「不信你看。說時，那東西早跑到了行者等面前。那人一擊手，跑來的東西便停著不動了。行者果然□分奇怪。那擊手的人見東西停後，便跳上那東西去了。行者又問旁人道：「這立在房屋門前的人，他做什麼的？如何這般忙碌，手又動動，腳又動動，好似發了瘋的。」旁人道：「那裡是瘋，他是管舵的，如何叫他不動？」行者又大奇怪道：「這是房屋，又不是船，如何用舵？既然用了舵，如何不在後邊，又在前邊？」旁邊道：「我總不懂，不是船如何又用起舵來？」那老者道：「你也太固執了，難道舵只許在船上用的嗎？水上船隻用舵，天上的飛樓也用舵，地上的車子自然也要用舵了。這舵便是要快要慢要停要走的機關。」行者道：「大凡東西有了這舵，便可自己走了的嗎？如此說來，別種車上如何要用人用馬？為甚不也裝了舵，讓他自己跑呢？」老者道：「你又來了。雖然有了舵，還要有力來推動他，然後肯跑。」行者道：「這電車是用什麼力來推動他的？」老者道：「便是那電，所以叫做電車。」行者道：「這豈不是要悶死了人？你們總說是電，電報也是電，電話也是電，那電究竟是樣什麼東西？」

老者被他這地一問，倒是一呆。想了一想，答道：「原來你連電都沒有懂得，怪道不識電車。那電便是打雷閃電的電。」行者道：「原來便是雷公電母的電。這也奇怪了，電母娘娘如何他肯下凡來，替著人間推車呢？」那老者道：「迷信，迷信。你還在說這種舊話。如今四海龍王都搬了家了，還有什麼電母娘娘！」行者詫怪道：「真的麼？他好好地如何搬起來？」老者笑道：「聽說他回我們中國，也要整頓海軍。將來一個個偌大的軍艦，沉了下去，鬧的人家討厭，因此搬了家。」行者忙道：「老孫倒不知道，沒有替他賀喜。如今卻搬在那裡？」

說時，後邊又有一輛電車如飛而來。老者便笑指那電車道：「便也搬在這車上。」行者一看，果然見他飄飄揚揚在那車頂上，甚是得意。行者正要向前去叫他，仔細一看，原來卻是車頂上插著的幾面龍旗。行者因笑向那老者道：「老丈休得取笑，這是龍旗，那裡是四海龍王。」那老者也笑道：「你說電是電母娘娘，我自然說龍旗便是四海龍王了。」行者道：「那麼電究竟是樣什麼東西？是怎樣來的？」老者道：「電便是人做的。」行者一聽電是人做的話，益加詫異道：「電在空中，人那裡能做得來？」老者道：「你真不知道，如今新學大興，世上的東西那件不是人做的？你休說這電。」行者道：「那麼天上的風，可能人做得來？」老者道：「怎麼不能。」便指著路旁一個洋房裡房頂上的大風扇，說道：「這不是人做的風？」行者過去一看，真個不錯，那坐在房裡的人，大熱天日也不赤膊，也不搖扇，安坐在房中做事。四面的窗帷，好如看風旗一般，正在左右飄蕩。行者回來道：「果然，果然。老丈說的話不錯。」因又問道：「那麼海中的水，也可人做得來麼？」老者道：「有甚不能。」又指著方才救火挑水的龍頭道：「這豈不是人做的水？不然這裡又不是江不是河，為何用的水這樣源源不絕？」行者又點頭道：「不錯，不錯。」又：「道那麼水能做了，那火可也做得？」聽者道：「這更容易了。你看這鐵管子裡，不是人做的火，如何只顧點得著？」行者道：「有趣，有趣。原來人的能力竟有這般大的。如此說來，西方的鐵扇公主，風火輪，都不算奇了。」老者又笑道：「怎麼不算奇！這也是西方傳來的。」行者吃驚道：「誰有人又到過西方去來？」那老者道：「到過西方的人正多著呢。如今上海有的，那件不是西方傳來的？」又笑道：「以前只聽得人家說往西方去取佛經，如今往西方去取的卻不是佛經了。」行者道：「不是佛經，卻是什麼？」那老者笑道：「都去取那妖怪。」行者道：「那有此理，去取妖怪來，要他做甚？」老者又笑道：「不是真的妖怪，只是說了出來你不懂，又要像方才見了電車似的說是妖怪了。」行者道：「老丈，請明白告訴了我罷，休要故意作難我了。」

老者因攜著行者，沿了馬路走來，指著旁邊的所有房屋、電桿、車馬、器具、房屋內陳設的各種洋貨，說道：「這也是西方傳來的，那也是西方傳來的。」及至走到了一家門首，關著門，門內悄悄無聲，只聽一個人在那裡讀書，門前掛著一塊招牌，上邊寫著四個「中英夜館」大字。那老者又說道：「這也是西方傳來的。」行者道：「這家是做什麼的？」老者道：「這是個學堂。」行者道：「學堂我們中國一向有的，如何說也是從西方傳來？」老者道：「學堂雖是我們中國一向有的，但是現在的學堂卻和以前的不同。第一樣，學堂裡教的書不同；第二樣，學堂裡的規矩不同；第三樣，學堂的情形不同。」行者先問道：「學堂裡的情形如何不同？」老者道：「你只聽他現在不是一人在那裡讀書嗎？以前的學堂，是學生讀書先生聽的，現在的學堂，是先生讀書學生聽的。」行者道：「這真是奇怪了。」老者道：「還有一層，以前的學堂，是先生坐著學生立著的，如今的學堂，是學生坐著先生立著的。」行者道：「這更奇怪了。」那老者道：「這還不算奇哩！以前的學堂禁止學生遊戲，倘然學生遊戲時，先生便要打他。現在的學堂教導學生遊戲，先生如要打時，卻要禁止的。」行者道：「這真奇了！真是聞所未聞了。但是倒有一層請教：禁止學生是先生禁止的，禁止先生卻有誰來禁止呢？難道先生上邊還有管先生的人嗎？」老者笑道：「這是沒有。禁止先生便是學生。」行者道：「這豈不是反了世界了嗎？學生如好禁止先生打，先生又要教導學生遊戲，那就學生便可終日遊戲了，還有誰肯讀書？這還成什麼學堂呢？」老者又笑道：「這倒不是這樣說。如今學堂雖是教導學生遊戲，但是應當遊戲的時候遊戲，應當讀書的時候依舊還是讀書。」行者道：「這是誰來管他呢？」老者道：「這是章程來管他。章程上定的是遊戲便是遊戲，章程上定的是讀書便是讀書，章程上定的先生不能打學生，便是不能打學生。所以，學堂裡的章程，不但學生要守，便是先生也要守。因此，先生、學生都被這章程管住，學堂裡的事自能一絲不亂。」

說罷，行者還是奇怪，心中不能相信。那老者便引著行者道：「你來，你來。」引至那人家門內，教他向著裡張著，道：「你如不信，你自己看罷。」行者聽了他話，向內一張，只見一個人果然立在上邊，手內拿著書讀書，餘外的人都分排坐在下面，昂著頭聽那一人朗讀。行者心中想道：「上邊立的想是先生，下邊坐的想是學生。難得真個這般肅靜，這章程真是可貴了。」又想道：「我生平沒有別的，只是吃著師父的虧。倘然我和師父也訂了這樣的章程，教他不准念那緊箍咒時，我便一生受用不盡了。」

正在這般想，回頭看時，忽然那老者早已不見，只見後邊另立著三個人：一個便是師父唐僧，兩個便是師弟豬八戒、沙和尚。行者忙叫道：「師父，師父！我正尋你。」又回頭對那八戒、沙和尚道：「師弟們也來了，正好，正好。」唐僧問他道：「你要尋我做甚？」行者道：「師父你來看，他們的做師徒這樣循規蹈矩的，我們的師徒如何常要念緊箍咒，作踐人家？」唐僧道：「據你的意思是要怎樣的？」行者道：「他們這樣的循規蹈矩，我問過了人了，人家說是因他們師徒之間立了章程，師徒共遵章程做事，因此才能這般妥當。我看我們四人，不如也立了一個章程，大家守著罷。」

唐僧還在遲疑未決，豬八戒從旁贊成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，現在的新法，大抵都有章程。哩我們定個章程，大家守著也好。」唐僧道：「這章程怎麼定法，我是不知道的。」行者道：「我也在上海混不多時，方才只聽人家說起『章程』二字，什麼章程我也不知道。」沙和尚道：「我一向跟在師父身邊，這些事更加知道了。」行者道：「那麼便請八戒去定，罷八戒一向在這新黨裡來往的，大概總比我們明白。」豬八戒也不謙讓，便在旁邊地上，提起筆來，起了一個草稿，先給唐僧看過。唐僧說：「這樣還好。」便將章程授於行者等觀看。行者一看，早漲得面紅了，叫道：「不好了！不好了！老豬如何這般欺侮我們！你難道不是個徒弟

嗎？如何只顧幫師父的？」八戒道：「我現在雖是徒弟，但是一向常在師父一起，離師父近些，比你卻是不同。」沙和尚忙問道：「這章程上說些什麼？」行者便念道：

章程大要：師父有統轄徒弟之權。凡行者、八戒、沙和尚三人，皆歸總攬。自後行者皆須按照定章，勿得違背。師父權利：師父成佛萬年不滅，師父尊嚴亦萬年不滅。

- 第一條，師父仙佛不可褻瀆；
- 第二條，師父有禁戒徒弟、命令徒弟之權；
- 第三條，師父有斥革徒弟之權；
- 第四條，師父有命令徒弟尋覓齋飯之權；
- 第五條，師父有命令徒弟背負行李之權及牽馬之權；
- 第六條，師父有命令徒弟捉拿妖怪之權；
- 第七條，師父遇緊急時，有念緊箍咒之權。

行者念到此處，又直跳起來道：「這如何使得！這如何使得！我因為師父常念緊箍咒，害得我頭痛難忍，坐立不安，所以定個章程，大家安逸安逸。這老豬可惡，如何將這權利倒載入章程裡了。你是昏頭昏腦的豬頭，自然這緊箍咒不覺疼痛。我是有靈性的猴兒，如何受得！」八戒忙輕輕地拍著行者的背，辯道：「你休要著忙，你且看下去，俗語說的好：『不付價值，那買東西？』倘然我們不將這權利來讓給師父，師父那肯給我們徒弟權利？而且我雖不受緊箍咒的痛苦，我卻替師父挑那行李的擔兒，也是一樣的。」行者一聽，倒也不錯。便又往下念道：

- 徒弟義務：徒弟有應守章程義務；
- 第一條，徒弟有奉侍師父取經義務；
- 第二條，徒弟如竊得仙桃靈丹，有上獻師父義務；
- 第三條，師父如被妖怪捉去，徒弟有捨身救護師父義務。

行者念畢，早又鬧了起來，道：「這章程定的不公平，這章程定的不公平。怎麼師父只有權利，徒弟只有義務呢？」八戒道：「也有，也有。你且再看下去。」行者果然又向下念道：

- 徒弟權利：徒弟如能遵守章程，亦有權利可享；
- 第一條，徒弟如不背章程，得有能做徒弟權利；

行者又批駁道：「這也好算權利嗎？不得做徒弟便怎樣？」八戒道：「不得做徒弟，便要師父逐出了。」行者道：「像這般做徒弟，還不如逐出的好。」又念道：

- 第二條，徒弟如不背章程，得以自由呼吸，自由衣食，自由說話、坐臥；
- 行者道：「以前沒有章程時，難道我們做徒弟的呼吸都不能呼吸，衣食都不能衣食，說話坐臥都不能說話不能坐臥嗎？」八戒道：「載在章程上，自然更加靠得住了。」行者也不回他，急又向下念去道：

- 第三條，徒弟如不背章程，可免陷在五行山下權利；
- 行者又嚷道：「老孫不鬧天宮，有誰來再陷老孫在五行山下？這也值得載在章程叫做權利麼？」又念道：
- 第四條，徒弟如不背章程，得有不阻止使用金箍棒權利；
- 行者冷笑道：「這是我天生的權利，我自從有了金箍棒後，也從未有入阻止得我。」又念道：
- 第五條，徒弟如不背章程，得有不阻止翻筋斗權利；

行者道：「這更可笑了，難道我背了章程，連筋斗都不許我翻了麼？」八戒道：「有甚可笑？如今師父的法力不比從前，一切世界的諸天尊神都有來往交情，上下四方都又設著天羅地網，倘然師父不許翻筋斗，你便翻到那裡，依舊要被師父捉了回來的。」行者聽了，不覺毛骨悚然，打了一個寒噤。忽見八戒蓮蓬嘴連連牽動，蒲扇耳時時搖擺，渾身發抖也似吃了驚恐，發了豬牽瘋似的。行者怒問道：「你也著什麼急？這章程是你自己定的，難道有什麼吃虧的地方麼？」八戒早又流下眼淚來，一邊揩著眼淚，一邊搖頭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」行者道：「那麼你又發了？病了如今急痧症多，你不要傳染了急痧了。」八戒又連連搖頭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我不是病，不是發痧。」行者又道：「你不是病又是什麼？」八戒依舊揪著嘴說不出來。

唐僧、沙和尚見他這般情形，也甚著急，都走了過來問他道：「你究竟為著什麼緣故？你究竟為著什麼緣故？」八戒依舊連連搖頭，閉目不語。行者因又念下那章程道：

- 第六條，徒弟如不背章程，得有吸鴉片、打麻雀、挾妓飲酒等種種權利。

行者念完了這條，不覺勃然大怒，破口罵道：「老豬，你原來如此！我知道你不為別的，你是鴉片煙來了癮了。你好，你好！你那種種作踐人家，便利自己的，都定在這章程上。我如何得依你！」八戒也恨道：「你不依我將怎樣？這章程又不是我要定的，是你自己發起的，是你們眾人公舉我的，是我師父核准的，干我甚事！」行者道：「不干你也罷，我們大家散伙。」說罷，轉身就要跑了。沙和尚一看不好，便上前勸道：「師兄，你且不要走，凡事都好慢慢商量，有話可說，何必這般激烈。」唐僧也道：「你看有什麼不法理處，你改他幾條好了。」

行者道：「法理不法理我不知道，要我改時，第一條須要說明無論師父徒弟，一律不得吸食鴉片。」唐僧、八戒、沙和尚三人聽了，都面面相覷，不能接口。歇了一回，沙和尚先開口道：「這個恐辦不到，如今有了煙癮的，怎能一時不吸呢？」行者道：「倘然有了煙癮的，准三日內戒盡。三日以後，不許再吸了。」唐僧道：「這還可得。」行者道：「現在雖不一時便禁，但須各人具個切結，結上寫明有吸無吸、有癮無癮，以及吸的多少。」沙和尚道：「這也使得。」因向八戒處討了鉛筆手賬，先寫好了送於行者。接著唐僧也寫了，八戒也寫了，行者自己也寫了。一一取來公看時，只見行者寫的是『無吸』兩字。八戒笑道：「什麼叫做『無吸』？你既不知法理，連文理都不通嗎？」行者道：「不通，不通。」取起八戒寫的看時。卻是奇怪，上面寫著道：「每日只吸一兩，分早晚二頓，無癮。」行者道：「每日吸一兩還算無癮？」八戒道：「如今吸煙大員報告無痛的，那一個不是吸一兩二兩，豈但是我？」又取那沙和尚寫的看時，上邊也寫著幾句話道：「每日只服槍上戒煙丸，現已大有功效，自後想能專吸此丸，當無煙癮。」行者點頭道：「這也說的好，槍上戒煙和槍上吸煙一般，自然再無煙痛。」又看那唐僧寫的，卻似告示似的，寫著一長篇的話。行者連忙念著道：

本師父轉瞬以前，曾以勞頓之身，入繁華之地，精神疲倦，疾病纏淹，一時沉迷，嘗罹斯厄。竊不自諱，為爾徒弟言之。然自俄頃間，禁煙之議起，立即戒盡，至今不吸者已有□數分鐘矣。本師父改過如流，從善若醉。對於鴉片是曾吸，是有癮，是在戒中，是戒已盡淨。爾徒弟等，各宜自愛。須以本師父為法，勿隱勿諱，勿以吸而不戒，勿以戒而不吸。切切！

行者念完了這結，心中想道：「啊呀，原來師父也是吸煙有癮的，怪道他幫著八戒。方才看章程時，只做不知，不將這條刪去。現在，也罷，也罷，看他三人這樣情形，心中還是不要戒哩。三日內那裡戒得去？我不如真個散了伙，讓他們鬧去，干我甚事！」又想道：「且慢，且慢。他們雖然這樣，終究是我師父、師弟，我且再勸他們一勸，看他們三日後，究竟戒也不戒。」因又向著唐僧、八戒、沙和尚三人道：「照這結上看時，師父是有過了癮，戒了的；二師弟是有了痛，正在戒中；大師弟是雖在吸煙，卻沒有癮的。如此看來，從今以後都可不吸的了。」八戒道：「這個不能，你說三日以後不吸，如何又說從今以後便不吸？」行者道：「那麼三日以後，便好不吸的了？」八戒道：「自然，自然。」唐僧、沙和尚兩人也都說道：「自然，自然。」行者道：「那麼今日暫且各自分散罷，等到三日後，依舊在這裡再議那章程。」三人都道：「甚好，甚好。三日後再議，三日後再議。」說罷，

匆匆忙忙立刻去了。

行者看他又甚奇怪，心中想：「他們這般要緊去趕甚事？我且隱著身子跟了他們去看看。」於是搖身一變，變了一個蚊蟲，躲在八戒身上。只見八戒等三人走了幾步，八戒先開口道：「那猴子真真可恨煞人，我因他要定章程，便想趁此辦他一辦。不料，我們還沒有辦他，反被他辦苦了我們了。你想我們天天吸慣了的煙，要我們一時戒去，如何能夠？」唐僧、沙和尚也都歎了一口氣道：「正是如此，現在既約了他三日戒盡，不戒又怕不行。」八戒道：「怎管他後來，現在我的煙癮已經熬不住了，還是到那裡去過過癮罷。」唐僧、沙和尚也道：「我們也正要去過癮。你看那裡近些便到那裡去好。」八戒想了一想，便道：「便到高家去可好？」唐僧、沙和尚都道：「甚好，甚好。那邊又近又清靜。」於是三人轉彎抹角，便到高家來。

到了高家，行者細細一看，心中明白道：「原來又是這個所在。」只見壁上掛著一個金字招牌，上邊寫著「高寶寶」三字。三人上了樓，便有一個年老的婦人出來接著，笑吟吟道：「三位少爺來了，請房裡坐。」三人點了點頭，踏進房門。八戒便大嚷道：「快開燈！快開燈！」於是，婦人們便替他們開燈點火。八戒也來不及再說別的事，躺上炕去，執了槍呼呼的吸了六七筒。正在吸得出神的時候，行者在他身上看的實在不耐煩了，飛到他豬手的背上，猛的咬了他一口。八戒登時叫道：「啊呀！」伸起了那個豬手欲撲那蚊時，忽然又縮住了。說道：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我聽說吸煙的時候，見不得血的。」於是放下煙槍，連忙坐了起來。等到這時，行者早又飛開去了。唐僧一見八戒坐起，便過來問道：「悟能，你過了癮麼？待我也來吸他一吸。」八戒無奈，只得起來讓著唐僧吸。唐僧也吃了五六筒，又讓沙和尚吃。三人吃煙既畢，八戒又開口倡議道：「現在時候還早，我們如何消磨著他呢？」唐僧、沙和尚二人不答。八戒道：「最好我們還是打他一場麻雀。」唐僧道：「三缺一。」八戒道：「那行者他卻不和我們同道，不然今日也約了他來，現在早成局了。」唐僧道：「如今怎樣好呢？」

正在遲疑，忽然聽得樓梯上得得腳步聲響。八戒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有人來了。」進了房來一看，原來不是別人，便是這家裡的高寶寶。八戒一見寶寶，便上前涎皮塌臉的問道：「你在哪裡？如何我們來了許久，等你不來？」高寶寶道：「休說起，今日我忙的要不得，才從登高回來。」唐僧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，今日原是重陽日，我倒忘了。」八戒道：「休聽他胡說，這裡上海都是平地，那裡有山去登什麼高。」寶寶道：「你們如何今日這早便來此地？」八戒笑道：「我們今日卻是來登高的。」寶寶道：「你又要說那豬話了。」八戒道：「什麼豬話，你是姓高，我們到你這裡來，豈不是登高麼？」於是大家趁此都笑了一陣。

八戒又問道：「真的今日你在那裡？」寶寶道：「我在看菊花山。」唐僧道：「也不錯，那菊花山原也可算得高，不過不是天生成的山就是了。」八戒道：「你看菊花山，看見了什麼？」寶寶道：「這有什麼看，不過看看人是了。」八戒又是萬分親密的問道：「你姓高，你是那裡人氏？你的父親叫什麼？如何到了這上海來的？」寶寶道：「你休問，我是薄命的女兒。起初也是好好人家的出身，本地叫做高家莊，我父親便叫高太公。當時嫁了一個丈夫，也這般是的叫做八戒。才做了親，不料他不是個人，原來是個豬精。不到一日，他便被人牽了去跑了，丟得我一個人好苦。我因沒法，自後才做了這生意。」八戒聽他一片話，聽到後來，漸漸地面上紅了，慚愧。

行者在暗中聽了，兀是好笑。原來他這樣好嫖，嫖到了自己的家主婆了。只見八戒來不多時，依舊面不改色的又和那婆娘說道：「如今你想怎樣？你還是永遠做這生意呢，還是等那以前嫁的人回來，再跟他？」那婆娘道：「那可殺的豬精，我等了他多時不回來，想已死了多時了，誰還等他！只是便這般永遠做生意，也不是個了局。我想看有什麼入意的人，再嫁了一個人罷。」八戒道：「你便嫁了我可好？」那婆娘便做張做致的答道：「你要我，我什麼不好？」八戒道：「可是有一層，我討你便討你，我家中已有了正室了，討你只可做個側室。」那婆娘道：「我們回頭人，只要人家要，正室也罷，側室也罷，隨你打發。」三人哄著又大笑了一陣。行者也甚好笑，道：「這老豬真不是人，又要將他自己的大老婆當做小老婆了。」又笑道：「老豬究竟還有些疏忽，他既要討小老婆，如何那章程上不再另載一條『徒弟如不肯章程，得有討小老婆權利』呢？」

不說行者這般想，卻說八戒等笑了一陣，又提議道：「現在四人齊了，正好又麻雀哩。」餘人都說道：「好。」那高寶寶道：「我不高興，我不來。」八戒道：「照法理上講起來，你又錯了。你是不肯服從多數，你是不顧團體。」高寶寶初說不來，原是故意作難的，聽他這般說時，並不解得是甚意思，便趁著勢應允道：「那麼我也便又又玩玩，助助你們的興。」於是便分歡喜，打起精神，叫了房內服侍的人取牌抹桌，定坐分籌，圍著桌子坐下，大家伸手洗牌。

高寶寶又笑問八戒道：「你們新學中人，也如何只喜這玩兒？」八戒道：「這也是新法。」寶寶笑道：「這也是新法？我要問你，你是喜談法理的，像這麻雀，照法律政治上作何解釋？」八戒道：「這是有大解釋哩！這麻雀便是立憲的牌兒，不是專制的牌兒。」唐僧、沙和尚在旁一聽，也覺希罕，也問道：「怎麼牌兒也有專制、立憲的分別？」八戒道：「怎麼不有？譬如以前的牌九，便是專制，天吃地，地吃人，點子多的吃少的，猶如專制國的上司吃那下屬一般，所以叫做專制牌兒。」唐僧、沙和尚道：「這麻雀卻怎樣？」八戒道：「這麻雀卻不然，筒不管索，索不管萬，這便叫做三權分立。筒、索、萬均自一而至九，這便叫做九級之官，九等之章，又隱合九年的預備。」說話之間，牌已洗畢，各人自向面前將牌砌了起來。寶寶又問道：「這叫做什麼？」八戒道：「這便叫做預備選舉，劃分選舉區域。」於是坐著東位的唐僧，將骰子來丟了，打了個在。唐僧又問道：「這又叫什麼？」八戒道：「這便叫做責任內閣制度。做在的便是內閣大臣，一次在便是一任，倘然做得好，和了，便是連任；倘然做得不好，被人和了，便是內閣解散了。」唐僧打莊時，恰巧著了四點，挨著八戒做莊。八戒得意道：「這次便是我的內閣總理大臣。」三人合聲笑道：「恭喜！恭喜！深望大臣升官發財，永保祿位。」

於是八戒又取起骰子來，丟了個九點，開了門。一對對取了那牌，挨次而下，各人取完了牌，各自豎了起來，排在面前都挨好了，催著八戒出牌。八戒還在攏牌未就，寶寶又笑道：「快發牌！快發牌！你這忙忙碌碌的算什麼？」八戒道：「莫忙，莫忙。這就叫做整理內治。大凡內治不曾整理，法計不能外交。」因又手指牌，口中唸唸有詞道：「一二三四五。」便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搭子完全了。」忽又自己改口道：「什麼搭子不搭子，我們新學中人應該叫他做團體。國內團體堅固，然後可以外交。」因便順手取出一張牌來，說了一聲：「南」，向唐僧面前一丟。唐僧便應著聲道：「拍。」說時也便順手取了兩張寫著「南」字的牌來，攤在桌上。八戒連聲叫道：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第一次的外交失敗了。」寶寶又在對面笑道：「你們兩人，這兩句如何又不說新話了？什麼叫做南？什麼叫做拍？那南是什麼？拍是什麼？新學中人，應該怎麼說？」八戒道：「都有說，都有說。現在我卻不得功夫，等一回兒，我再告訴你聽罷。」說時，唐僧也抽出一張牌來，向桌上一丟，口中說了一聲「東」。八戒直跳起來，拍著桌，連聲叫道：「拍！拍！」又道：「收回權利，收回權利。」三人不覺大笑。接著，八戒又鬥了一張「西」出來。唐僧不要，又摸了張「西」，也不要。寶寶又摸了一張「北」，順手丟在桌上。沙和尚看了，也不要，自己又去摸。八戒笑吟吟得意洋洋，對著寶寶、沙和尚道：「你們二人真不行，自己的主權都沒有了，還鬥什麼牌！」話未說完，沙和尚摸起來的那牌，卻又是個「東」，便向八戒面前一丟道：「主權，主權。」八戒道：「啊呀！可惡。」唐僧笑道：「你的主權也不完全了。」八戒接著又摸起一張牌來，恰好又是張「南」，也丟在唐僧面前道：「你的主權也不完全了。」唐僧也叫道：「啊呀，啊呀！可惡，可惡！」跟手便摸著一張「四萬」，因向桌上一丟，怒道：「同胞，我不要了！」

八戒忽地將牌攤下，哈哈笑道：「連任，連任。」三人都向他牌看時，果然是「一萬」、「四萬」和了的。八戒於是又大叫道：「讓我來預算預算，財政上的事法計不可含糊。」因指著牌念道：「雀頭二，加東風六，加一番，三二。」又嚷道：「預算定了，預算定了。你們快拿租稅來，我要收稅哩。」於是寶寶、唐僧、沙和尚等三人，各各如數發了籌碼。八戒收了，大笑道：「現在政府財政有餘，國庫內存有黃金七千五百萬兩。」寶寶道：「你休要發瘋了，說這夢話。」八戒道：「真的，真的。倘然內閣辦理得好，是會多錢的。」於是大家將牌又弄亂重來，你推我推，推了一陣。寶寶問道：「這叫做什麼？」八戒道：「這叫做洗牌。你難道忘了？」寶寶道：「不是，那新學上叫什麼？」八戒道：「嘎，那個也有，這就叫做考試學生，考試保舉人才的考試。」

」唐僧道：「考試，那裡是這樣的？」八戒道：「怎麼不是這樣？如今考試學生人才的人，將那所謂學生，所謂人才的，只聚了攏來，無論高低上下，都丟在一處，又教不識什麼的考官，閉著眼來考，宛如這牌兒轉著背，由人摸索的一樣。這如何不是考試？」

正在說話，早又砌好了牌，丟了骰子，分牌各取。八戒取起了一對，叫道：「一等二等三等四等五等，我這裡都有。我手下的人才正多哩。」便取了一牌出來，要鬥不鬥了幾次。唐僧又在下邊催道：「快，快！你怎麼總是這般慢的。」八戒轟著嘴向桌上看，看了多時，寶寶笑道：「你看什麼？桌面上現在一張牌都還未發，你難道也看熟張麼？」八戒道：「正是，這次牌卻來得奇怪。」這時房裡的幾個娘姨、大姐，聽說八戒的牌奇怪，都走過來看。八戒便問他們道：「是不是打這一張？」娘姨、大姐們道：「自然，自然。」八戒便將手中的牌發了出來。唐僧一看，代他說了一聲道：「中。」寶寶忙在下接應道：「拍。」唐僧、沙和尚都道：「八戒，你如何這般？第一著便要闖禍。」八戒不做聲。寶寶拍了「中」，便鬥「一筒」。八戒也叫道：「拍。」拍了一筒後，八戒又拿了一張牌要鬥不鬥。後邊看的人又說道：「自然鬥他，自然鬥他。」八戒笑了一笑，回頭對著看的人說道：「我們這裡顧問官說的話，自然不錯。」便將手中的牌又發出去了。唐僧一看道：「啊呀，你又要闖禍了。」寶寶道：「拍。」唐僧道：「啊呀，啊呀！『發』又拍了，兩番兩番。」八戒道：「他果然還有。」寶寶拍了「發」，順手又鬥了張「二筒」。八戒又狂叫道：「拍，拍！」後邊的人都道：「如何你不放那兩張？如何有這兩張來？」八戒道：「我們顧問官好，不壞！」唐僧、沙和尚兩人都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我們兩人倒做了東三省了。」寶寶道：「什麼東三省？」唐僧道：「你們兩人拍來拍去，我們都在炮台下經過，你們爭雄鬥長，各有利益，吃苦的不是我們兩人？」八戒拍了「二筒」，又當發牌，卻又不發，拿了一張牌回頭對那看的人道：「這次卻不能胡亂鬥了。顧問官還不中用，你們大家替我看看，我要開個譜議局，大家商議商議哩。」一個大姐道：「這自然鬥的，商議什麼？」一個娘姨道：「這自然不能鬥了。」又有一個道：「我看，鬥去了，你和是三百和，他和是六百和。我看不合算，還是不鬥。」又有一個道：「你鬥了，他未必拍；便是拍了，他也未必和。你這樣好的牌，自己送掉了豈不可惜？那有不鬥之理。」後邊的人這麼說，八戒拿了那牌更沒主意了。沙和尚道：「既然開了諮議局，自然該依多數。」八戒回頭看了一眼，說道：「你是叫我鬥的，你是叫我不鬥的。」數了一數，共有四人，卻恰好兩個叫他鬥，兩個叫他鬥不鬥。八戒道：「這如何是好？」想了一想，忽道：「有了，有了。還是求求我那佛。」急忙取起那骰子來，先祝禱了幾句道：「教我鬥的點子成單，教我不鬥點子成雙。」祝罷，舉手一丟，丟出了一個三點。八戒於是毅然決然將那手中的牌，直丟至寶寶面前，說了一聲：「聽天由命。」寶寶急忙將牌攤下，說了上聲：「多謝。三元雙攔，六百和。」沙和尚正在看了那牌，說：「又是白，好險！」還沒說完，唐僧也接著說：「好險，好險。」八戒抵口無言，看看寶寶的牌，目定口呆，如被電氣攝住了的一般，兩手撫著自己的牌，還是戀戀不捨。後邊看牌的人，教他鬥的，一個個都走開了；教他不鬥的，也不敢多說。只說：「可惜，可惜，那有這般巧的事！」

高寶寶和了下來，卻得意洋洋的說道：「八戒，這付牌你應該一人賠的。那有『中』、『發』、『白』三張一個人連鬥的道理。」因伸手過來，將八戒面前的牌攤下，說道：「你有什麼好牌，值得這樣的拚？」一看，卻說道：「這牌卻果然不壞，現在已經等了三六九筒了。」寶寶這般對八戒說，八戒的兩隻眼睛，一雙耳朵，只顧不聞不見，依舊看住在寶寶的牌上。寶寶早已知道了他的意思，分開自己的牌，給他看道：「這是二張『中』，這是三張『發』，這是三張『白』，都是你鬥出來拍的。這是兩張『一萬』，這是三張『三萬』，這不是和了嗎？你還看什麼！難道我還來冒和了你不成？」

八戒至此才知道無可挽回，自己那牌鬥的錯了。歎了一口氣，將面前的牌向前一攤，說了一聲：「晦氣！晦氣！」沙和尚也氣的呆了，伸手向那牌圈上取了一張輪取的牌一看，不覺也叫了一聲：「啊呀！」忙將自己面前牌攤了下來，給眾人看道：「只這一張，我便『萬子』一和了。」眾人看他果是一副一式的「萬子」，等著一、九「萬」對倒。如今拿起來的那牌，正是「九萬」。這時，唐僧卻笑嘻嘻拿著手裡的牌，數了一數，也攤了下來，問道：「這樣的好算和了沒有？」八戒一看，大叫道：「跛師父，這難道還不算和！」於是大家都向著唐僧的牌看，無不嘖嘖稱奇。旁邊看的人有些替寶寶可惜的，有些替八戒、沙和尚等說僥倖的。一人說道：「這副牌鬥也鬥得奇，拍也拍得奇，和也和得奇，攔也攔得奇。」

這時四人的面上卻分好看。唐僧的面上自然是歡喜的，八戒的面上雖然歡喜，卻還帶著一種羞愧之色。沙和尚的面上，又是歡喜，又是抱怨。歡喜的是虧了唐僧攔和，抱怨的是深恨八戒不應鬥這『白』。寶寶的面上卻是只有怒容，並無喜色。口中大罵「豬兒，豬兒」，又不能說鬥的好，又不能說他不鬥的好，只用雙手將台上所有的牌一推，立起身來，大叫：「這種牌還鬥他什麼！這種牌還鬥他什麼！」

唐僧還要算賬，他便要將唐僧的牌也擾亂了。又說道：「不要算了，不要算了，我們出去玩罷。」於是大家都丟了牌，立起身來各自走散了。正是：

天有不測寒暑，人有俄頃悲歡。

欲知散後三人所事如何，且俟下回再說。採摘自西遊記宮